风过海棠

◎杨娥(河南鲁山)

最近总是有些心神不宁,莫名的愁绪时时萦绕在脑际。人老了,泪腺反而发达了,母亲也常说我泪窝浅,仔细想想,还真是情感脆弱的缘由。

窝在办公室黑色的软包躺椅上,寂寞宛如窗外的薄雾流岚,心绪像雨丝一样稠密。穿上风衣走出校园,不经意间走进一家田园山庄。烟灰色的迷雾里布满了细密的小水珠,细雨蒙蒙轻似梦,湿了海棠胭脂。慵懒的思维停留在一枚海棠的春事里,婉约而静美,柔媚而清淡。

这是一条乡间小路,主人用不规则的鹅卵石把道路铺成各种图案,显然没有经过美学设计,但庸俗中保持着一种原始的拙美。道路两旁草木花卉交叉栽种,形成俯仰相守的层次感。一夜柔风细雨的抚慰,羞答答地扭开了花嘴。庄园内最精致的,是点缀在园子两侧的几棵海棠,升华了园子的品位,使庄园轻奢而典雅,简约而高贵。

也曾来过这个园子,拙朴而灰暗的格调,总有一种压抑的感觉。都说好人有好报,其实也不尽然。这座园子真正的主人应该是个儒雅而天真的投资商,被合作者巧妙温婉地欺骗后,抑郁而终。偌大的庄园在荒置了几年后,自然而然地落入小人之手,成了荒诞的网红打卡地。

只是海棠依旧。“忽识海棠花,令人只叹嗟。”几株海棠或许寄托了商人的山水田园梦想,或许还氤氲着商人的声声叹息。“昨夜雨疏风骤,浓睡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,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?知否?应是绿肥红瘦。”李清照的一曲《如梦令》堪称咏花绝唱,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。误入海棠深处,便生无限情愫,时空无限却人生倏忽,韶华难再的感慨沉吟于眉间心头。

海棠的花语是温和、美丽、快乐、苦恋。唐明皇曾用海棠春睡形容杨贵妃熟睡时的样子,足见海棠的雍容华美。陆游与唐婉的爱情受到陆母的阻拦,离别时,唐婉赠送陆游一株海棠,此后,陆游独爱海棠,获“海棠癫”的雅号,他在《花时遍游诸家园》中写道:“为爱名花抵死狂,只愁风日损红芳,绿章夜奏通明殿,乞借春阴护海棠。”海棠即是陆游的唐婉,为爱而狂,因此海棠花又名“断肠花”“相思红”,也是海棠“解语花”的由来。

一夜细雨春风,憋足了花苞的海棠,扑棱棱如星星点灯,一朵朵、一簇簇、一蓬蓬缀在枝叶间。她们托着自己的小脸,羞答答、粉嘟嘟,红晕浸染。有的如情窦初开的少女,拼尽颜色,不藏不掖。有的端庄清雅,含蓄内敛,有着古代女子优雅的韵致。看着她们,本是清素的心,变得灼热起来,不由不爱她们。“海棠不惜胭脂色,独立蒙蒙细雨中”,不知是哪位诗人的佳句,却应了此时的景。粉白、玫红、红里透白、绛中略绯,占尽花间色,不染红尘味。张爱玲一生三大憾事之一便是“海棠无香”。世事很难占尽完美,果若“海棠无香”,定是这神仙之花不愿沾染俗世气息吧。

“烟雨海棠花,春夜沈沈酌”,这满树繁花,今夜独属于我。一个人在这苍茫的花海里,赏花品茗,什么都可以想,什么都可以不想。最是海棠解语花,我想我的心事全开在这“染尽胭脂画不成”的海棠里。

海棠是一树古典。迷恋海棠是从迷恋她浪漫诗意的名字开始的。读《红楼梦》最不能忘的一个片段,是宝玉在大观园中结社作诗,第一次起社即以“海棠”为题,黛玉以海棠关合自己,借花喻人,“偷来梨蕊三分白,借得梅花一缕魂”,互化了花与人高洁、坚贞,寂寞、孤傲的品性。但凡诗人没有不以海棠入诗的,苏轼写海棠的诗词具多,“东风袅袅泛崇光,香雾空蒙月转廊。只恐夜深花睡去,故烧高烛照红妆”。这和黛玉的风格截然不同,明媚春光,香雾空蒙,赏花之趣,呼之欲出。今夜我便是那赏花的痴人,只恐夜深海棠睡,醉看春雨洗胭脂。

晴天看海棠,自是热闹的,嘤嘤嗡嗡的蜂飞蝶舞会增添不少情趣。而在黄昏的细雨中赏花,必是有故事的人,或者是正在酝酿故事的人,她们的境况与花互似,看花非花,物我两忘,花的精神,人的品性,一并进入一个清澈空明的境界。嫣然一笑竹篱间,桃李满山总粗俗。

穿过一树又一树海棠,我与她们欢喜相视,我看花如人,花看我似花。花看半开,欲拒还迎,又含蓄又矜持,更不一览无余,给人想象的空间。花看我半憨,欲说还休,半清明半糊涂,一根肠子看到底,少了曲径通幽的悬念。

一群美人,风一样从我身边刮过。她们的色彩如海棠般美艳,五彩斑斓的丝巾在她们身后缥缈成一片一片的彩云。唏,我暗自欢喜,竟有闲人似我,也爱这海棠的清幽吧。

有人兴奋地惊叫,快来呀,这里开了一树啦!哦,来啦来啦!哗啦啦!风响、树摇、枝晃、花落!一个干脆的节奏,完成了她们唯美的视频——海棠雨。花瓣像飘落的蝴蝶,沉寂在黄昏的雨地上。

一场没有来得及准备的花殇,一树将开未开酝酿着春天的海棠,夭折在美丽的画面里。这是一场非正常谋杀,凶手以美的名义,从冬天开始预谋,实施在一个春天的黄昏,我是凶案的旁观者,与谋杀者同罪!

我不能不哭了,纵是铁石心肠!捡起一片片花瓣,我把她们捧起来,接到树上去,但现实中没有童话,飘落的花朵不可能重新飞上枝头。

我把我记得的诗都颂给你们,把我会唱的歌都献给你们,也无法抵挡风过海棠的惆怅。

一番春寒向阳暖

◎廖天元(四川南充)

春分,清晨。睁开眼,就见窗外抽出嫩芽的枝条正剧烈地摇摆,昨天还和煦的风,刹那间就吹寒了我的屋。一夜风雨,不知打落了多少花朵,我在小院种下的樱桃树刚结出不少青涩的果子,恐怕也献给了这突如其来的倒春寒吧!

其实,这是一场提前就得知的倒春寒——如今,天气预报的精准让人叹服。只是它真的到来时,却有些出乎意料的夸张。连续多日丽日当空、暖意融融,不料转瞬就寒风犀利、冷雨蒙蒙。恰逢春分,这样的情形和期待有很大不同。

说突然,自然不那么准确。这些年,我对“突然”二字有了不同以往的体验。曾经年少,为赋新词强说愁,写文章常用“突然”来表达起承转合。现在想来,这世间哪有那么多的突然,一切都有因有果,循序渐进。所有的事物都在时间的链条上平缓向前,量变带来质变。只是积累和渐变的过程,悄无声息。

比如,这一场寒冷,说到底是蓄谋已久。那一定是向北向南的两股冷暖空气,在天空斗争之后的呈现。斗争,结果不一定分出你死我活,但过程少不了跌宕起伏,此消彼长。那好吧,就让春天时而风和日丽,时而雪花飞舞,时而阴雨连绵。

常忆在倒春寒前夕,母亲最爱说的一句话,“放牛娃儿你莫夸,三月还冻桐子花”。桐子花的存在,似乎就为了提醒人们,春天的到来未必一帆风顺,待桐子花开,寒冷的季节才算真正结束。世间万物的秉性各有不同,桐子花把寒冷作为背景,以和寒冷博弈的方式出场,特别得让人有些唏嘘。

如此看来,倒春寒的到来倒在情理之中,似乎是为了迎接一个更为繁盛的春天。

起床,听董卿主持的《朗读者》,无意翻到麦家写给儿子的一封信。他说儿子远行的“这一天,是那么的神奇,仿佛儿子一下就长大了。但这只是仿佛,不是真实”。儿子“只是在长大的路上。如果不是吉星高照,这条路必定是漫漫长长的,坎坎坷坷的,风风雨雨的”。

麦家继续说,他真想变作一颗吉星,高悬在儿子头顶,化掉风雨,让和风丽日一直伴随前行。但这是不可能的,即便可能,对不起,他也不会这么做。为什么?因为,太多的爱,必定造成儿子的人生“空洞、苍白、弱小”。

同为父亲,我对此有太多的共鸣。教育儿女,实在是一门极为深刻的学问。我曾看过一部关于大熊猫的纪录片,练习爬树的小熊猫一次次从树上摔下来,一次次爬起来,可熊猫妈妈却袖手旁观,直到小熊猫成功爬上树梢后,她才转身而去。是熊猫妈妈无情吗?自然不是。动物都懂得与其把孩子护在羽翼下,不如让它历经摔打的道理,我们更应懂得拼搏和磨砺的意义。正如麦家说,“你可以失败,但决不能这样失败,竟然是被太阳晒死的,是被海水咸死的,是被寒风冻死的。作为男人,这也许是莫大的耻辱!”

这番话让我不由自主想起老子所言的道。道,无形无色无声无味,超越时间和空间,却让人觉得无时不在,无处不在。这世间有阴有阳、有白昼有黑夜、有寒冷有温暖……万事万物和而不同,互不干扰,对立统一,彼此依存。是苦成就了甜,是冷凸显了暖。或者说,甜离不开苦,暖离不开寒,这就是事实和规律,谁也不能违背,谁也违背不了。

柏拉图说过一句话:“让孩子心想事成,正是害了他。”这句话的底层含义,是说一切未经考验的获得,会让一个人不懂以公平的方式、竞争的方式来跟别人互动,这极大可能会造成不该有的悲剧。从这个角度讲,大自然每年到来的一段倒春寒,倒是一种必要而深刻的提醒。它在我们的心混浊的时候,使之澄净下来,在我们的心悲观的时候,使之向阳起来。

本报地址:平顶山市建设路西段268号 印刷:平顶山日报社印刷厂(建设路东段平顶山日报社新址院内) 广告许可证:002 邮编:467002 零售价:每份1.5元
新闻中心 4973515 4973509 4973507 传真 4973573 摄影部4935472 广告部 4963338 房地产工作室4973518 发行部4965269 上期开印:1:50 印完:4:20